

者、丛书四种目录。

1926年公开开放的东方图书馆设有普通阅览室、报刊阅览室。1929年又在楼旁建造平房一排,开设儿童图书室。1931年设研究室,并开展外借。据统计,1929年有近三万人次阅览,1930年为三万六千人次阅览。读者主要是附近的学生,店员,工人。目录室设有专人,辅导目录的使用。

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闸北,29日日军用飞机投掷六枚燃烧弹于商务印书馆总厂。2月1日,东方图书馆又被日本浪人纵火。藏书除宋元精本五百七十四种五千多册,因感于当时局势紧张早已移藏金城银行保险库而得幸免外,其余尽成灰烬。

1932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复业后,1933年3月又组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,由胡适、蔡元培等组成。计划募集图书基金,但除了德国学术团体捐赠两千册、法国公益组织捐赠一千六百册书籍外,没有其他收获。后由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,从每年公益金项提取三分之一作为拨款,每年约有四万多元。另外张元济先生个人捐赠一万元。东方图书馆以这笔钱买书。几年后,到“八·一三”为止,又有近四十万册收藏。因为没有馆舍,这些书只能存放在静安别墅租赁的四幢房子里,不能对外开放。

“八·一三”战事后,商务印书馆无法召开股东大会,提不出公益金,东方图书馆断绝了经济来源,恢复工作陷于停顿。

1944年夏天,规模极小的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开放。分馆收藏和借阅的图书都是当时重庆出版的图书,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如《论联合政府》等也收藏。据王云五讲,每天约有二、三百人次前往阅览。比1930年上海东方的阅览人数超过许多。

张元济先生不仅是出版家,也是位藏书家。“一·二八”一役,三十年为商务印书馆精心搜集的图书毁于一旦,他们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。所幸五百多部精品早经移出,得以留存。张先生怕再有散失,对这些书陆续进行著录,经过多年,著录完成。解放后,张先生请顾廷龙先生帮助整理付印,即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。全国解放后,经张先生提议,商务印书馆董事会通过,将这五百多部精品,除《永乐大典》数册献给政府外,其余均由中央文化部收购,现藏北京图书馆。从此这批图书获得安全的保管和充分的利用,实现了张先生不使珍贵古籍流散、湮没的夙愿。

至于1933年重新收集的四十万册图书,商务印书馆考虑到东方图书馆实际已经停办多年,根据1933年议决的东方图书馆捐助书籍保管原则第八条,东方图书馆因故停办时,捐助书籍应改捐于中国境内之其他公立图书馆的规定,在1954年交给政府统一调配给各公共图书馆流通使用。这样,这批沉睡多年的图书目前也正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着。

故宫博物院院刊

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是故宫博物院院刊编委会编辑的学术性、知识性、史料性季刊。主要发表有关故宫收藏的历代文物、书画和其他艺术品、明清宫廷历史、掌故典章制度、明清档案、古代建筑、博物馆工作经

验,文物保管鉴定技术等方面的学术性论著及知识性文章、资料。内容丰富,图文并茂。

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由文物出版社出版,每年出版四期,每期一百〇六页,其中十二页为铜版图版。每期定价0.95元。1979年初复刊后,已出版八期。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,国外版由中国国际书店发行。